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陽集卷四十六

宋　韓琦　撰

墓誌

録附皷城府君墓誌石本序

向閲家集見真定主簿張度所撰四代祖皷城府君墓銘知曾祖令公於晉天福中葬府君於趙州賛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然值五代之亂天下以兵相戕賊常趙並邊復

有北胡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歲時灑掃薦奠葢不能及歷祀既遠遂忘所在琦自塵禄仕深惟祖考塋域之重極意崇葺而念府君之葬幸知其州縣鄉里之名雖距今百有餘年苟得土人之耆舊可倚者使周訪之則萬一可識兹志未遂不敢懈心嘉祐三年冬偶故吏鄭嗣宗者自東川宰行服歸趙過都請見問其所居則曰贊皇之外邑也問北馬則曰所居之鄰村也遂以府君墳墓託之嗣宗去不數月馳來告曰北馬有古塚歸然里人至今呼為韓評

事墓乃遣男忠彦與指使殿直李延慶同往視之且使祭
而告曰若非開隧視銘則無以取衆之信祭已擇日開隧
先是聞于邑至日令尉偕至與夫近村之老幼婦女環而
觀者數千人纔及墓則張度所為誌石在焉門頗朽缺自
外窺之壙中一皆安然無所動壁之丹雘尚若新塗繪者
忠彦即出誌石示于衆皆驚呼嗟異令尉閱其文亦相與
欣歎為忠彦賀亟具墨蠟傳其本置石於故處而實其隧
中墳旁地繚以垣牆樹以松柏得祠宗之甥彭昂者主守

之噫祖先之葬百餘年矣數世已忘其所在一旦求而得之復内外完固無少犯者實吾先積慶之感而舉世希濶之事也石本比家集舊文有少刪略處盖曾祖令公削其煩也舊文闕六代七代祖之諱今皆得之謹録而載於家集府君誌文之後俾子孫傳之知吾奉事祖宗之勤賢者必能過吾勤而不肖者亦當師吾勤而自勉也

録載五代祖庶子并其二弟墓誌序

琦之五代祖庶子而上世葬於博野縣蠡吾鄉之北原

庶子生祠部與鼓城府君鼓城生永濟府君永濟始自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葬于趙州賛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後之子孫奔走薄官故于蠡吾之塋省視不能及天聖中三兄司封任羣牧判官有鄉貢進士韓可者自博野赴舉來京師與司封兄相過從且叙宗派慶歴八年琦知定州而可之子弁亦来請見稱從姪問其祖系相承之次第不能悉也而可之父子復未嘗一語及先塋之所在嘉祐三年琦既得鼓城之墳于北馬再嚴

封樹且念庶子之塋雖年祀尤遠苟訪之勤亦當得之會故吏國子博士劉覲通判永寧遂以玆託已而得覲書言弁嘗補葺舊塋得二誌文一諱文操并以墳圖來示詳二誌所載三代則皆庶子之親弟也八年春遣男忠彥走蝨吾以詳辨之一墳處諸塋之西北最大而高忠彥思若神感謂衆人曰此當是吾庶子之塋也於是祭而開壙及晡得其誌石視之果然衆大嗟異而庶子塋嘗為暴水所侵內甚沮洳逮遠祖諸塋皆久失治完

遂一新崇葺事具重修五代祖塋域記噫琦以區區奉親之志而獲天之報也數矣其所以答天之意者惟奉事先世益加其勤至於瞑目而後已耳吾子孫輩視吾奉親之志如此而獲天之報如此可無動心而思繼者哉今錄庶子與其二弟誌文附于家集以永其傳云鼓城誌文曽祖登州録事參軍當云諱沛而書以高祖沂州司户府君之名者當時填諱之誤也謹序

重修五代祖塋域記

唐鎮冀深趙等州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諱乂賓琦之五代祖也初庶子以博學高節晦道不仕而鎮帥太傅王紹鼎雅知其名屢加禮辟庶子不得已而起補節度副記室事紹鼎卒其子太尉常山王景崇襲有父鎮益尊禮庶子奏授節度掌書記時巢賊犯闕僖宗幸劔南景崇率定帥王處存合隣道兵入闗進討闗輔以平皆庶子謀也景崇卒其子太師鎔幼嗣父位府事一咨于庶子以義結隣

帥內尊王室朝廷嘉之故恩命累及以光啓二年八月十四日終于鎮府立義坊之私第年七十有五庶子曾祖諱朏沂州司户參軍祖諱沛登州錄事參軍父諱全隱居不仕自隱居而上世葬深州博野蠡吾鄉之北原博野今為永寧軍庶子以龍紀元年十月十五日復附葬于先塋夫人崔氏棣州司馬魯之長女婦道母訓為世儀法終于大復二年七月十九日年八十有三其年八月十七日歸祔于庶子生二子長諱定辭鎮冀深趙

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好學能文無所不覽嘗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吏馬彧以詩贈祠部頗衒已學祠部即席訓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凝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一座愛其辭而不能解焉大屈服事具北夢瑣言次諱昌辭真定府鼓城令琦之高祖也為政有惠愛而不壽年二十九而亡生一子諱璆廣晉府永濟令琦之曾祖也永濟始自蠡吾北原徙鼓城與夫人張氏之喪葬于

趙州贊皇縣太平鄉之北馬村先君令公始葬永濟與
夫人史氏曁琦祖太子中允知康州諱構與夫人李氏
于相州安陽縣之豐安村自先君之亡諸子幼而孤長
而薄宦奔走四方故但能時奉豐安之祀其於北馬蠡
吾之塋則力莫能及年世殊邈幾于不能辨識嘉祐三
年琦始得北馬之塋一新封植今年春遣男忠彦走蠡
吾又得庶子之塋于北原而先域之西北隅北距唐河
數里之近嘗經霖潦暴漲浸淫及于庶子之塋且念神

宅久安不敢改卜乃於嘉祐八年七月一日遣孝彦告而啓壙自下以甓實而上絶沮洳而止衣衾棺柩易而新之然後塞隧廣封以為萬世之固逮遠祖諸塋率加治葺剪其荆棘而易以嘉木繚其垣墉而表以髙閎既襄其事也遂直書營繕之始末而納諸壙中且復誡于子孫曰夫謹家牒而心不忘于先塋者孝之大也惟墳墓祭祀之有託故以子孫不絶為重琦自志于學每見祖先所為文字與家世銘誌則知寶而藏之有遺逸者

常精意捜掇未始少懈時編歳緝寢以大備其所誌先域之所在雖距今百有餘年必思博訪而得之卒能不墜先業推及先塋之八世得以歳時奉祀少慰庸嗣之志向若家諜之不謹祖先文字之不傳雖有孝於祖先之心欲究其宅兆而嚴事之其可得乎後世子孫不能勤而知此則與夫世之絶也何異子孫其志之子孫其志之時嘉祐八年七月十三日記

叙先考令公遺事與尹龍圖書

琦啟今歲始於相州安陽之新安村距祖塋三十里得地吉以明年二月奉考妣以降諸喪歸葬焉孝子之心必求世之高才大筆以志不朽惟先君官氏次叙暨從政之迹則有司封兄先著行狀及國史所記不敢復述今載考家諜詢諸老舊得先君之遺事繼而書之以備論譔先君之先深州博野人也自李唐以來世以官學知名曽祖昌辭皇任真定府鼓城令祖璆皇任廣晉府永濟令父構皇任太子中允贈工部尚書去年秋琦黍

貳樞莞繼以郊恩得追寵三代永濟府君贈太子太保夫人史氏贈北海郡夫人尚書贈太子太傅夫人李氏贈趙郡太夫人即晉相李公崧之嫡女也先君贈太師夫人羅氏贈仁壽郡太夫人即故大諫延吉之女鄴王之孫也始太師高祖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中丞乂賓富有文行值唐僖宗朝王室多故遂優游鄉里晦道自養時鎮帥王紹鼎知其名厚加禮辟起參幕之任逮子景崇襲鎮以巢寇亂糾檄隣道圖

勤王之舉庶子盡所籌畫卒成其功生二子與諸姪俱有才名更為中令常山王鎔賔屬故鎔府衣冠之盛冠于一時長子定辭鎮州觀察判官檢校尚書祠部郎中次即鼓城府君也祠部屬文最贍貫達古今嘗聘燕帥劉仁恭與仁恭幕吏馬彧賦詩有癡龍銀筆之句當世推其博覽鼓城早亡真定亂太保舉族之趙郡之賛皇篤志嗜學尤工歌詩鎮帥范延光知之歷補深冀屬邑主簿丞又攝真定府衙推後李公崧徐公台符有鄉曲

游學之舊皆歷貴仕以太保未達為愧方交薦于朝而太保病不起故徐哀而作詩曰穹旻何事教埋玉朋友無由繼斷金足見相得之深也而李公以弟羲之女歸于太傅當周晉二朝屢從藩府之辟長於書奏得唐李義山之體嘗為貝清河宰受署之日作條教揭牓以諭縣民其略有枉法擾人之事斷脘不行養民恤物之方疾心是念之語故子孫為吏祖其廉愛之法後徙家相臺開寶末終康州牧太師即其第三子也故為相州安

陽人太師美鬚髯狀貌奇偉立朝挺特搢紳聳仰外寛內恕雖家人未嘗見喜愠之色出入衢肆目不妄視在相幕時年未壯里人有伺其出戲於衆曰今日得韓公左右顧我當為爾曹具肴酒其嚴重如此生平不喜任知數與人言必盡出肺腑性至孝自幼孤見事二親有禄以養者則泫然終日痛已無及力紹先業年十九登進士甲科聲稱烜赫仕漸達諸親率均俸周急不間疏近以是家無餘財姑姊數人孀且老悉奉以歸事之甚

恭為其男女婚嫁又與之營薄業使足以濟其終而後已訓諸子要令自取禄仕屢經恩得任子皆抑而不奏仁壽或以為言太師曰兒曹有官在身便謂榮官可不勞而得廢學矣俟其藝業有所取奏之何晚故身殁之後三子皆白丁法掾凡用遺奏始得出身凡莅官大抵以愛利為本奉身廉約於民無毫髪之擾所去人思之罷泉南行次建州傳舍而終泉人聞之罷市奔赴慟泣於靈所競為佛事以報焉公早以方正才敏為神宗所

知亟被柬擢留計省凡八任不令補外數欲大用為忌者所抑而止至景德祥符間趣向寖與時背又任直與當權者不合遂守道平進無所屈撓以至于亡小子罪釁至重幼失所天尚不能記顔面之髣髴治行之美葢十不得其一二又先君章疏文集先為河陽法掾君所掌及物故嫂辛氏盡攜以歸其家後失之不復得故紀述之際實多漏略甚可痛也今遠日有期矣思老於文而相知深者無出師魯是以不遠千里遣門人楊生奉

書請銘惟賢者鑒此勤懇毋讓

太夫人胡氏墓誌銘

慶歴五年二月二十三日琦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歸厝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以所生大寧郡太夫人侍葬焉棺槨之制悉用降等安神之次却而不齊示不敢瀆也夫禮非天降地出本於情而已矣今夫人從太師于此域所以慰孝心而稱人情也夫人姓胡氏其先蜀郡成都人曽髙以來世籍富貴豪于西土父

覺始仕孟氏名在朝籍乾德三年太祖平兩川例遣歸闕生夫人于京師久之不得調卒夫人從母李氏適故秦王牙吏王慶王被譴左右皆得罪家族無依遂以夫人歸於太師夫人生而淑明柔德備善書札尤精女工凡點酥剪綵擬狀生物隨手萬態如出造化性慈仁歸信釋氏歷觀藏典深達義趣口能誦者十數經閨門之內傳授教誘人人嚮善太師委以主家事夫人上奉仁壽下睦宗姻內外無間言仁壽愛而禮之相待之意猶

姪娣然夫人生二子曰璩曰琦璩終秘書省著作佐郎
仁壽撫之義均所生在髫稚時夫人或笞之仁壽必奔
走保救怒終日不與夫人語琦未成人仁壽已去世天
聖五年春琦始與著作兄同擢進士第綵衣拜慶當時
為榮琦初任通判淄州迎夫人之官下與婦崔氏晨昏
侍膳羞奉顔色孝養無違八年夏方受代而夫人宿疾
作琦日討方書治湯劑躬自杵藥未嘗委人禱神訪醫
卒不獲驗終于五月九日享年六十三自琦登朝暨忝

貳樞府夫人凡三追封至大寧郡太夫人嗚呼顧復之恩如天地之大非言可紀也然刻琢嶶懿著于亡窮亦孝子之志焉臨葬哀號爲之銘曰

哀哀蒼天余有罪兮當天余身何佑余禄反喪余親使余生不得盡養兮余豈榮乎鼎茵倘親壽之少延兮敢謂天之不仁惟劬勞之恩罔以報兮余恨終天而不泯

長兄德清尉墓誌銘

太師長子諱球字伯玉少有志氣泛覽經史務究大義

不為章句之學每讀書見古人仗忠義建功立事者必撫卷感慨慕其所為好擬孟郊作五字句詩意思清遠人多稱詠初以蔭補太廟齋郎選授湖州德清尉擿姦奉法如老於從政者太師聞之喜曰此兒他日必為能吏吾家有望焉太師未亡前數月兄以疾卒時年三十四娶陳氏生二子暐早亡公彦今為太常寺太祝在官以幹潔稱慶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兄從太師葬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西塋之庚位子暐同葬焉惟兄髙

識大器宜副先公之言以興吾宗不幸初仕而夭可謂命矣銘曰

人無壽夭貴乎嗣續之賢兄今有子矣夫何恨焉

二兄監簿以下墓誌銘

太師第二子諱瑄字仲瑜性謹厚好學不雜交游以蔭授將作監主簿自太師之亡兄為長事母仁壽郡太夫人盡孝治家有法宗族間愛而憚之仁壽久寓居京師欲徙家於許兄往營其事過許田縣洧河之石橋遇水

暴漲溺卒時年二十七太師第四子諱琉字叔寶美姿儀器度淹雅以太師遺奏賜同學究出身選授孟州司法參軍幼能為文章方刻意自奮欲决取科第到官纔數月以疾卒時年二十七娶辛氏生一女適楚州山陽縣主簿張詵太師第三子司封之長子名景融字晦之生而穎悟屬文甚工琦常愛之謂必能紹立門户初用司封兄蔭補郊社齋郎琦任樞密直學士遇乾元節奏授將作監主簿後從琦之涇州得暴疾數日而卒時年

十七慶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琦奉考妣歸葬於相州安陽縣之新安村葬師云司法兄無後監簿兄與景融未娶而亡宜同葬遂從其言葬于東塋之庚位監簿兄之靈居南為上司法兄次之景融又次之銘曰

有才而未試早夭而無子此世之人共哀矧宗族之哀

三兄司封行狀

公諱琚字子温相州安陽人自唐以來家世衣冠著名河朔曾祖璆皇任廣濟府永濟令贈太子太保祖構皇

任太子中允贈太子太傅父國華皇任右諫議大夫贈太師公即太師之第三子也資性聰警幼而能文太師以其異于諸兒尤愛之每有著譔即名令執筆口授之繇是盡得為文之體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大中祥符六年調補饒州鄱陽尉非其好也次年遇秋賦乃求鏁廳應進士舉時郡守江公嗣宗聞之知名名公詣府使獨登郡閣出鴻鴈來賓賦題以試之公捋思少選援筆立就詞致清麗深得唐賢之格江大奇之即時薦送

江左士人往往書其賦于屏幛間而目公為韓鴻雁其愛賞如此八年春登進士乙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河南府永寧縣政為畿邑之最府尹王嗣宗强直少許可獨以公為能表薦之就移通判廣信軍丁母仁壽太夫人憂去職服除通判趙州改光禄寺丞今上即位遷秘書省秘書郎天聖元年避親嫌移通判棣州公素以文自高雖精於吏事而筆研不廢二年代歸即以所業數十軸奏御執政多稱之卒以孤進不遂試與今侍讀楊

公偕同得記姓名出通判虔州虔民輕狡好訟至有害

已子而誣人者吏稍不審辨率多枉誤時郡守集賢潘

公汝士卒官公權郡踰年大小之獄必精心推治盡得

其情境内以為不寃初公在趙州佐武吏獨尚平恕吏

民皆得被其惠故曹公利用稔聞鄉人之論心善之會

羣牧判官缺薦公堪其任四年春召還充職賜緋衣銀

魚是年秋差赴太常寺試舉人較天府國庠取士為最

精朝論多之文節張公知白素賞公才又愛其治行書

公姓名寘佩囊中數欲引用復遺公紙數十番促令上
所業公不得已再以文奏御書聞而文節薨遂不報後
曹公被責公坐為其所舉出通判濠州明道元年歸闕
遷太常博士知黄州以恩改屯田員外郎景祐元年春
就移梓州路提點刑獄公辭改知澤州轉都官員外郎
二年移提點京西路刑獄公事時西京白馬天宫寺僧
競營浮屠倚權臣倡導以大其事於是洛中暨隣道諸
郡自官吏而下皆被裒取民里甚擾公抗疏罷之三年

改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未幾移廣南西路轉運使是歲安化州蠻人叛殺宜州守王世寧朝廷遣將臣益兵進討委公經畫公乃上言安化二州依負險阻猶穴鼠然急之則竄伏不可得緩之則伺隙而出飛標藥弩發必中人徒跣趨叢薄中若履平地又水土毒惡戍兵久留死者十六七願以天兵逼其巢穴俟其畏威請罪因而撫之漸募土兵屯備要害然後罷遣戍卒宜不能復叛詔如公策一道以安時朝廷亟加兵廣西諸郡遐陋

素不備兵費公度官用以餉其羸量民力以貸其薄故

糧道以濟而遠人不勞朝廷嘉之在職遷司封員外郎

代歸面賜金紫判三司都理文憑由司康定元年夏出

為兩浙轉運使次潤州以疾亡公娶李氏乃故國子博

士忠恕之女生於名族克謹婦道公未亡前已苦風痺

感公之逝踰月亦不起生四男四女長男景融將作監

主簿性和雅善屬文後公三歲而卒次方彥試秘書省

校書郎次直彥孝彥並太廟齋郎長女適著作佐郎葉

仲舒次女在室亡次適左侍禁曹測次適殿中丞范寛之公仁孝純直出於天性介静寡合恬於進取自父兄亡即主家事撫育弟姪唯恐有傷薄官中竭俸資贍怡然無間時為文酒之會以相娯樂或作事有不如意者亦婉辭誨聶不忍加一惡言弟姪感其義競自樹立在官清節凛然秋毫無私至于夙夜兢畏過自繩檢世稱廉吏者鮮能及之為政簡而愛人故所至稱治前後建白革弊益時之事多見採納公官止六品於式不預史

氏之載惟蕤有銘所以著行實於不朽以公之德之美而賦命不永位未充量紀述之際諒無愧辭謹狀

五兄著作墓誌銘

太師第五子諱璩字子徽於琦同母兄也天聖五年春擢進士高第初任安化軍節度推官丁母太寧郡太夫人憂去官服除再調權舒州團練判官又為建昌軍判官慶歷元年秋吏部奏課最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壽州安豐縣事二年二月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四十一娶

陳氏勲臣之裔雅有婦德生一子正彦將作監主簿四女並在室兄少負儁氣聰頴過人每讀書必泯絶外慮雖左右嚻然如不聞以是經史百家之言一覽即能誦記尤通左氏春秋為文敏速初若不甚經心及成詞壯理備雖他人精思有不及者性純易襟量夷坦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接之曠然不知世路有風波險穽之險有時意樂閒放與朋友相過從酣笑杯酒間或逾旬與未盡不止及刻志於學則下帷閉户以墳典自環雖在寢

食未嘗捨卷其眞率如此當官治簿書斷獄訟發决如神所至以明幹稱然志氣磊落事上官未嘗降禮以强顔曲意求薦舉為大恥故久滯賓幕兄不壽才越强仕不得盡其器能嗟乎二年間司封兄與兄相繼而亡唯小子獨承門户之重雖叨竊寵任顧先生行無一存者復何榮哉但諸孤滿目每一念至不覺涕之無從也今奉考妣歸厝故里以兄從葬於東塋之壬位永懷友愛哀不自勝銘曰

天生雋奇　當有所施　才優宦薄　惟世孔悲
復奪之壽　天豈無知　慶有餘者　嗣人是宜

新婦賈氏墓誌

惟賈氏故韓城令昌符之女年二十為韓公彥之婦中無遂內有助未踰年疾物故慶歷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安陽水治獲安厝從祖舅太師之葬也東塋丙位實其墓

誌石蓋記

琦始謀奉考妣歸葬相州不敢遠祖塋而忘故里也得

釋保聰善地理學遣姪公彥同往視焉不旬日得地于安陽縣新安村之水冶為吉乃作東西二塋塋各三穴西塋之壬安皇考太師皇妣仁壽郡太夫人所生太寧郡太夫人庚安太師長子德清尉子暐從葬焉丙安太師第三子司封夫人壽春縣君李氏長女未笄而亡從葬焉東塋之庚安太師第二子監簿第四子孟州司法司封之長子監簿景融從葬焉壬安太師第五子著作丙安德清長子太常寺太祝公彥妻賈氏以慶歷五年

二月二十二日掩壙諸塋各有銘誌今但述安神之次敘刻于太師誌石之葢以永終古子樞密副使光禄大夫右諫議大夫上柱國琦謹記

姪太常寺太祝直彦墓誌銘

三兄司封第三子曰直彦字師顥幼聰悟喜學七歲能屬文語言動作如老成者兄以是特愛之異于諸子十一歲而兄亡嫂李氏繼卒予撫而教之直彦能稟訓自飭道業日修為人和謹通明周悉時事内奉親族外接

賓友無不得其歡心者予常謂兄清德純孝為世表式而天不大畀其位又奪之年則其慶之所延宜直彥得之以興吾宗故心常泰然知門戶之可屬也直彥始以兄蔭補太廟齋郎慶歷七年予用南郊恩例遷將作監簿皇祐二年大饗明堂遷太常寺太祝五年春舉進士及第簽署信陽軍判官廳公事時予為帥并門直彥歸待信陽闕明年春以家事如京師得瘡胗醫誤而早下之毒氣内畜不得發三月二十日卒于其姊壻祕書丞

張詵之家年二十五余既以吾門屬直彦又痛其不得在家而亡悲哀之積乃得大疾幾于不可治嗚呼余之所愛豈私于直彦哉葢以世家子類多不歴艱難習尚驕佚不知其先之所得之勤忘學肆侈自底不令使生者族屬不能合死者墳墓無所託幸而有一賢子孫出則其尊親之心其愛何如也今吾子姪輩皆恥以門籍之蔭思自樹立苟能力行力學動以不墜先業為意則余之所愛猶愛直彦之公也豈私乎哉妻崔氏余妻兄

大理寺丞勉之女工部侍郎立之孫柔順正潔得其家
法三子挹試秘書省校書郎次高紹並幼一女直彥訃
至踰月而卒司封兄諱琚嫂李氏壽春縣君以嘉祐二
年十月十八日葬直彥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之水冶
先祖令公之墓次東塋之辛穴銘曰
噫嘻乎夫士族之興也賴乎後賢何賢而多夭兮不肖
之比肩謂祖宗德薄而致兮則吾家之不然既富爾之
德而嗇其壽兮是三子者宜昌大而克傳若然則善惡

之報人猶有望於天焉

錄夫人崔氏事迹與崔殿丞請為行狀

夫人姓崔氏其先姜姓齊穆伯食采于崔因以命氏自穆伯二十九世而至漢泉萊侯業居東武城為清河郡自業二十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始號大房自休十四世而至石晉左拾遺周度佐兗州慕容彥超慕彥超叛死節周度贈祕書少監即夫人之曾祖也祖汝礪皇任左班殿直贈兵部侍郎父立皇任工部侍郎致仕直

道能政搢紳宗仰崔氏自唐以來為衣冠甲族與盧李鄭數家相為婚姻它族不得預夫人曽祖母祖母猶皆盧李二姓故世高其門風夫人即侍郎之第五女柔静端潔幼有成德女工之事莫不臻極年二十一而歸於韓氏逮事琦所生秦國太夫人胡氏能盡婦道秦國寢疾躬侍湯劑夙夜不懈及其亡也號慕以奉几筵訖于終喪無一不如禮者韓氏内外族屬多而素貧孤遺者衆夫人天性仁賢義隆孝睦極意存育常若不及親為

婚娶者幾二十人雖罄竭家貲而不顧也其於待已則躬履儉約恬然無欲服用粗備不求過飾琦未參侍從之前俸尚薄久官京師夫人雖一釵之微未嘗在首時質繒錢以濟諸親琦每賑給宗族曁周人之急夫人必欣然賛助惟恐不充此天下之共知而婦人之尤難也又治家嚴明事無細大處治條理皆有法度閨門之内猶官府然故琦畧無私室之慮而得專心公家者夫人之力也凡歳時祖宗之祀夫人必先朝嚴辨纖悉精至

酌薦之日禮極恭恪如是者三十餘年六親師服之父
母之亡摧毁過甚幾不能生以至圖象嚴事至於終身
與諸姊諸弟友愛惇篤情禮兼至雖在顛沛未嘗忘也
夫人始封壽安縣君進安康郡君安康樂安二郡夫人
安國夫人嘉祐七年春末得疾背膂痛卧起為梗醫者
言氣血凝澁下之當愈故時以藥宣治之而不能去涉
夏秋之交變為泄注日以沉劇九月三日而亡上與中
宫聞之皆遣尚宫臨奠賻贈加等夫人介謹純直待人

以至誠平生無一妄言善書札體法甚老殊無婦人氣格好讀諸史氏書槩知歷代興亡治亂之事時作篇章有理致然以為非婦人之事雖至親不得見也臨事取捨剖斷有剛毅大丈夫所不能為者嘗曰我遇小事則膽薄多驚若處大事知義所在雖死不怖也平居散施左右必與下房者均琦嘗恠問謂宜少有差等夫人曰我性好平不欲使人見有輕重厚薄疾雖久而視家事不倦待宗親盐周琦嘗勸譬之謂非頤養之理乃慨然

曰此吾平生所存豈至此可變也唯死然後不能為也其用心如此三子長忠彦光禄寺丞次端彦太常寺太祝次良彦秘書省校書郎早亡五女長不育次適許州司户參軍王景修次二女早夭次尚幼夫人慈愛至厚其待非所生者過於已出嗚呼夫人内行高絶如此之著恐雖當世賢婦人少能偕者今取十一月二十九日葬于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次壙有銘故親筆其大槩以俟實錄焉

姪殿中丞公彦墓誌銘

余長兄湖州德清尉贈光禄寺丞諱球之次子曰公彦字師道即太子中允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燕國公諱構之曽孫右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國華之孫母靈壽縣太君陳氏公彦幼失二親祖母魏國太夫人羅氏鞠之如子而余三兄司封又愛而教育之余與公彦同年生同時就學公彦始讀書為辭章甚敏而幹家事尤長故司封兄專以門内之務責之公彦

所委必集嘗曰我所以能辨者無他勤而不私爾移我

此心以治吏事宜無甚難者然用是頽廢學天聖中有

詔少卿監以上歿於五經郊恩者許錄其子孫一人公

彦因得補郊社齋郎調南儀州岑溪主簿岑溪風土之

惡在嶺南為第一而公彦殊不以為憂但日與其民辨

訟之枉直而平其疾苦逮滿歲全家安然以歸再調楚

州寶應縣主簿考滿補開封縣丞康定元年秋余任陜

西經略安撫副使奏公彦授將作監主簿簽署保静軍

節度判官事宿据汴渠之衝事甚劇公彦悉心賛畫其
令翰林學士王公素知其才屢稱薦之慶歷三年夏就
差知汝州葉縣事轉太常寺太祝俄改知磁州武安縣
事縣跨西山盜賊之藪公彦乃籍邑之射生户者使各
占其地遇盜發則與當捕之吏共捕之條其賞罰示以
必行盜奔它境六年秋改大理評事七年秋差通判懐
州事次歲河朔雨水害稼民大飢公彦與其守夙夜經
慮誘郡豪出粟極力賑恤全活甚衆時朝廷轉江淮米

百萬斛由黄河下抵衛州分給灾傷諸郡公彦被旨與
中貴人董其事皆如期以濟皇祐元年改光禄寺丞二
年春就移知榮州事明堂恩遷大理寺丞五年冬轉太
子右賛善大夫郡有鹽井四十餘所昔以歲課之重乃
抑鄉民以分主之年祀既遠水泉有盈竭户力有興替
得利之多者或所主之户富得利之寡者或所主之户
貧故貧者雖歲破家不能償官課而富者日獲其贏以
肆兼并榮民苦之久公彦既至知其弊曰吾境之民皆

王民也柰何使其有幸不幸以至此而有不變之哉乃集其衆使自疏之於是類其井得利之多寡以相附之量其民户等之髙下以相參之民以為均而課入亦辨轉運使知而保奏之事下三司以為當朝廷嘉獎歸闕用是升次得知和州事嘉祐元年冬改殿中丞郡有宿寇時發閭里民以為患公彦乃舉武安制盜之法增損之以令其下訖三歲無盜歸屬朝廷以瀛處邊要北道之重通判之任非嘗為郡者不得預其選公彦以近先

域歲時洒掃之便欣然就之將赴治所而疾作食輙不能下病日益余度其難治乃泣而諭之曰萬一有不可諱汝叔在勿以兒女為慮公彦曰是誠感然兒女之榮與否公彦莫得而知之矣色殊不動是夕卒其達性命如此四年正月四日也時年五十二公彦介直有守性樂儉薄每公退必涉獵書史閒以詩筆自娛齋室凝塵怡怡如也待遇賓佐稱禮而已不為廚傳之飾人或譏其太約公彦曰吾雖起于蔭補當吾祖考之亡諸父未

達之前家甚窘吾嘗同歷艱苦今幸竊榮禄敢效世家子之所為哉雖然尚懼吾子孫不能守法漸陷奢放以隳吾家聞者嗟服之素曉法令而用心平恕凡處讞議苟情文相當而上官執其異見公彥必析理固爭雖死不可奪也少侍司封兄從官見其清白過謹志師慕之故在官以潔巳為先閨門肅然雖市物一錢不得不白民安其無擾去則歌思之公彥始娶賈氏同州韓城令昌符之女先卒再娶張氏職方郎中文昌之女封仁壽

縣君皆柔順以正克成家道子四人長曰確試秘書省校書郎次曰愷並早亡次曰恬祕書省校書郎次曰恪尚幼女五人長適前常州武進尉孫扶次二女早夭次二女並幼慶歷中余葬先考妣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之水冶而賈氏從葬于東塋之丙位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舉公彦之喪納賈氏壙中嗚呼公彦行完于躬政修于官吾門之令器也不幸越中年而亡余且老失其所托可勝其哀哉

銘曰

噫公彦兮行廉節勁為子克家在官能政明而守法當世誰競怡然處約衆則奚評宜享也豐嗣門之盛如何始衰遽此不幸夫子言易善兮有慶及繫辭焉又貴知命慶為教耶命其默定茲何報之戾哉訴于天兮孰聽

姪孫試秘書省校書郎確墓誌銘

確字百堅余姪殿中丞公彦之長子母仁壽縣君張氏確性端厚沉敏幼而喜學為文典贍有老成風格慶歷

六年夏余以乾元節恩奏確得試秘書省校書郎嘉祐元年秋應進士舉不利乃慨然厲志為學益苦不幸勞而生疾寖以羸憊卒于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時年二十一妻孫氏虞部郎中周之女柔淑有婦德慼夫之亡痛悼不已未終喪亦卒生一男曰和孫一女並早夭嗚呼天之肆罰也其甚矣乎使夫妻盛年俱殞而又絶其所繼此行路聞者孰不傷駭則於吾族其哀何如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於相

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百步得地以葬確孫氏祔焉葬者以為壬穴云銘曰

確兮力學　遂以勤斃　婦執夫喪　未終而逝

亦嘗生子　又不克繼　天兟善良　酷也如是

姪孫愷墓誌銘

愷字和仲余姪殿中丞公彦之次子母仁壽縣君張氏愷天性孝謹幼識禮義讀書彊記而善屬文嘉祐三年秋方應進士舉而兄確物故是冬其父病愷躬進藥劑

晝夜侍側不解帶者累月及父之亡也哀毁過甚不能自抑既而感疾遂不可治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卒時年二十噫愷之所禀可謂粹美矣使天稍畀以年則其處家也有不順而睦乎其得仕也有不忠而幹乎奈何乎吾家之不幸而賦命之短也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東百步之近得吉地用丙穴以葬愷銘曰

秀而不實　夫子之嗟　哀哉愷兮　遽如是耶

姪孫四殤墓記

余第四姪大理寺丞正彦生子曰光壽時正彦初授光祿寺丞故以名之余第五姪大理寺丞方彦生子曰盤奴時余自揚州徙知惲州舟次淮上之磨盤口故以名之余之長子光祿寺丞忠彦生子二人長曰錦孫時余知相州得任故里有晝錦之榮故以名之次曰密孫時余始為樞密使故以名之是四小孫皆姿狀秀美慧而可愛或僅能行立或未免抱持天何降災遂俱不育嘉

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百步得地用庚穴而同瘞焉因刻石以誌之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儀國公韓琦記

三姪孫女墓記

余第二姪殿中丞公彦第二第三女皆生而令淑年甫及嫁不幸相繼而卒余第五姪大理寺丞方彦一女曰

公娘幼而不育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因余妻安國夫人崔氏之葬乃于相州安陽縣新安村先塋之東得地用外丙穴以同瘗之從葬師之言也刻石壙中以誌其哀云叔祖開府儀同三司行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儀國公韓琦記

安陽集卷四十六

謹案卷四十六第八頁後五行與仁恭幕吏馬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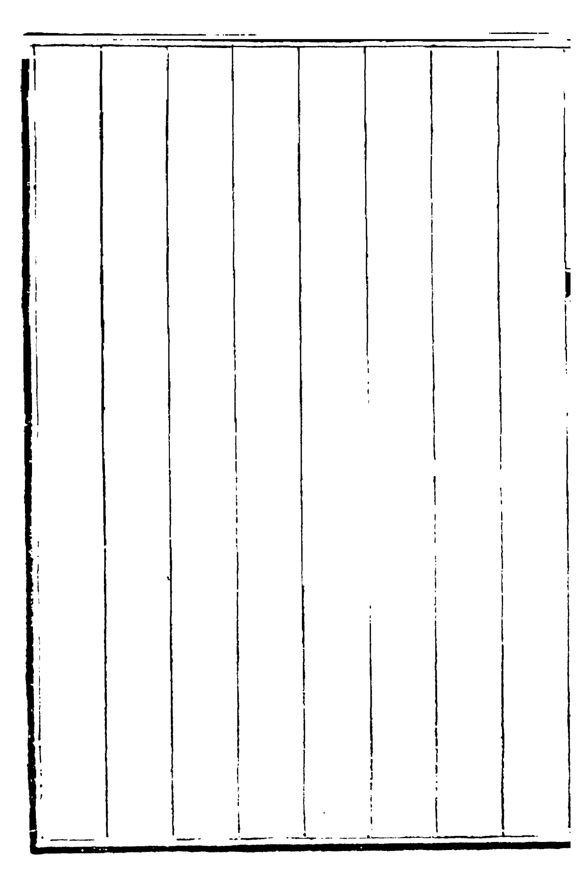
賦詩刊本彧訛或據上文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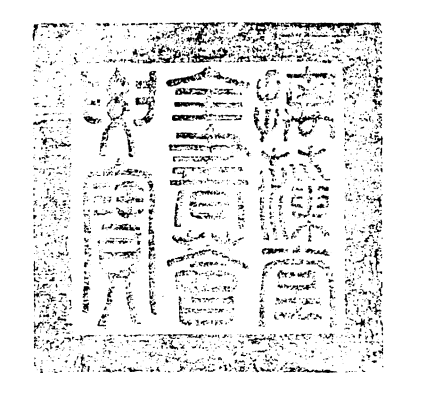
第十二頁後七行長兄德清尉墓誌銘刋本尉訛

慰今改下同

第二十頁前四行惟賈氏取韓城令昌符之女刋

本昌符訛符苻據下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安陽集卷四十七 四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安陽集卷四十七

宋 韓琦 撰

墓誌

故崇信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尹公

墓表

公諱洙字師魯其先太原人曽祖誼以道晦亂世不仕祖文化始以材行興其家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仲

宣舉明經累長郡邑廉恕明決所至以循吏稱終虞部員外郎以公貴贈工部郎中刑部葬其父河南令為河南人公幼聰敏喜學無所不通尤長於春秋善議論參質古今開判凝滯聞者欣服之天聖二年登進士第授絳州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户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河南府伊陽縣時天下無事政闕不講以兵言者為妄人公乃著叙燕息戍等十數篇以斥時弊時人服其有經世之才文康王公知而薦之召試

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時文正范公知開封府每奏事見上論時政指丞相過失貶知饒州余公安道上疏論救坐以朋黨貶監筠州酒稅公慨然上書曰臣以仲淹忠諒有素義兼師友以靖比臣臣當從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商稅歐陽公永叔移書讓諫官不言又貶夷陵令當是時天下稱為四賢徙唐州丁父憂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府長水縣趙元昊反康定元年春寇延州大將劉平逆戰陷虜天子乃命文莊夏公都部署陝西之兵

開府永興軍以經畧招討之予與范公為之副公為判官未幾上遣翰林學士晁公宗慤入内都知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冦鎮戎軍部將劉繼宗禦之為賊所敗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禀筭于朝廷乃畫攻守二策予與公詣闕奏之唯上所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以書叩延州偽請和而大舉兵冦涇

原之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為專從通判濠州又改秦州遷知涇州徙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部署司事涇原乗葛帥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鑄百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完時宣徽使鄭公為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滬議遣其屬官著作佐郎董士廉與滬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賊

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嘗不登二萬人而當賊昊舉國之衆吾兵所以屢為賊困者由黄石河路來援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列堡屯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援一二日之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便詔從之會鄭以府罷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飭滬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不已公遣人召滬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主張忠代滬滬復不受代部署狄公

於是親至德順軍攝滬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鄭比奏
本道沮滬等功朝廷卒薄滬等罪徙公慶州而城水洛
焉會慶帥孫公請終任改知晉州慶曆四年契丹遣使
報西伐元昊詔河陝三路要郡皆擇人徙知潞州當范
公之在二府也余安道歐陽永叔輩並為諫官天下屬
望諸公日竭忠獻納不避權貴而公方勤勞塞上迹遠
朝廷暨諸公相繼罷去向天下目之為賢者執政指之
為黨皆欲因事斥逐之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水洛事

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贓制使承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訟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對賔客妻子無一慼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時年四十七慶歷七年四月十日也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

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修設條教務以實惠及下去則人思之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寖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將踰唐漢而躡三代者公之功為最多初

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勒兵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害而堡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翩然來服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參議懷敏行營軍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令夫文武之士平居議論忼慨自謂忠義勇決世無及者一旦遇急難而試之往往𩪘喪氣奪百計避脫雖以富貴誘之猶掉臂而不顧余居邊久閱人多矣如公挺然忘身以為國家者天下不知有幾人嗚

呼以公文武之才犖犖然震暴天下之如是曾不得一紓所蘊於公卿之位輔致太平之業而反遭羅讒毀遂終貶官此當世守道之士所以仰天歎呼疑為善而得禍而中人者引以為監思擇利而自安也然上以聰明仁恕御天下一細民之枉必矜而獲辨如公以文致其罪未有抑而不申者也故當時指以黨而排去者不四三年間皆復顯官處大任使公年且及此其進擢可量哉奈何乎天不與公之壽也悲夫公累遷官至起居舍人

直龍圖閣娶張氏鹿邑縣君以順以慈克正家道後公七年而亡兄源太常博士亦以文行稱于世弟湘三班奉職沖秀州華亭縣主簿濤泳未仕並先公而卒沂資性淳茂動謹門法子男四人長曰朴奇雋博學有父風其二未名俱早世其幼曰搆闕今方十歲女五人長適虞部員外郎張景憲次繼適張氏次適太常寺太祝謝景平次二人未嫁姪材文學器識足以嗣公而敦尚名節無仕進意至和元年十二月日沂材舉公夫人之

喪葬于緱氏縣某鄉之某原從吉卜也范公甞以書謂余曰世之知師魯者莫如公余已為其集序矣墓有表請公文以信後世余應之曰余實知師魯者又得其進斥本末為最詳其敢以辭既實書其事矣又考性命之說而表于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兮尚一歸于默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於邪徑故公臨禍福生

死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嗣人之蒙慶

故衛尉卿致仕高公墓誌銘

公諱志寧字宗儒其先渤海蓨人唐末亂遠祖避地澤潞而遷洛遂為河南洛陽人曽祖逵祖潛值五代多故皆以儒術自富不求聞達父素能世其學而喜黄老言高放不仕以公貴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公幼沉敏博學

强記未冠已能通六經尤深於大易嘗得疾至篤忽夢
神人以兵略授之寤而疾頓愈因取諸家兵法讀之了
如夙習盡得微奥於是益覽子史及隂陽讖緯之書究
古今治亂成敗之迹慨然以功名自任咸平中舉明經
授邛州安仁尉丁刑部憂服除再調鄠縣主簿時真宗
詔復唐六科以待魁傑之士公乃上所著平燕策應識
洞韜略運籌决勝科京兆守向公聞于朝秩滿復上書
論事召對龍圖閣公極陳用兵方略且言事莫備于師

卦因講其卦于上前真宗大恱親諭公曰他日勿愁好官朕將貴汝尋免策試特授大理評事屢乘間賜對必移刻執政惡之諷有司出公知越州蕭山縣改衛尉寺丞徙知潯州轉大理寺丞丁母南陽縣太君井氏憂服除赴闕復數召對真宗嘗諭二府大臣曰高某事業才識不可得卿等宜善任之既而面賜五品服通判潞州歲餘復自言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召赴闕執政以制舉非其時罷之特改太子左贊善大夫換供備庫副

使知祁州居頃之真宗不豫公拜章請覲及對密奏令
上德業日新願早建東宮以安天下之心真宗大寤面
賜黄金五十兩還所治乃詔公凡所奏事許附入内内
侍省通進無闕銀臺代還改西京作坊副使知趙州真
宗疾甚公又拜疏請東宮監國以釋萬物之疑令上登
極轉北京副使改知滄州天聖中河北大雨傷民田壊
三十餘城召歸為體量安撫公悉心經畫先賑恤而後
力役已而民安城完天子以為稱職改東染院使充益

利路兵馬鈐轄歲餘召還轉崇儀使充河北沿邊安撫副使改内園使知趙州徙霸州景祐初上以公先朝屢陳建儲監國之議特授宫苑使逹州刺史以旌其忠繼徙深洛隰三州趙元昊初反公自隰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鋭兵分道急趨覆其巢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章十數上不報徙知貝州及元昊舉兵寇延州劉平石元孫陷于賊公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公言亟召至闕問今宜何為策公曰今將不逹權謀而兵未

識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陣法教之既成上臨
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皆出行伍不達古法乃曰
與今所習異不肯用公又言元昊北與契丹通宜為備
即命公為河北諸州安撫使以經略之本道有嫉公之
統制者言于朝曰今特置使以啟虜疑不若俾兼他職
而陰主其事改授西上閤門使知滄州未幾虜果背約
以書要關南舊地徙知定州改鎮定路鈐轄公始以得
時自喜曰虜果敢先發吾以術致其師當一戰以破之

日訓飭士衆以期立功會朝廷遣使復通虜好公雅志卒不遂即上章告老詔以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公既得謝乃與鄧國張公太子少師任公暨休官諸老凡九人放懷林泉間以詩酒相娛樂追唐白傅九老之會京洛好事家多圖冩而傳之慶歴五年中天子思公命就第訪以邊計公即以前在河北致敵取勝之畫及别陳制虜上中下三策上之朝廷嘉納賜以縑帛復從其請特改殿中監致仕享明堂恩轉衛尉卿皇祐五年四月

十一日無疾而終享夀八十三臨終復出書一通授諸子曰吾生無以報國死而不言其恨無窮書奏所言皆國家大務天子憐之録其二孫焉公少有大志達權變善論兵而未嘗輕與人言特為真宗所知亟被進擢不由薦引其後有所施設而多為當塗者沮撓故常自比淮陰武鄉侯而謂不遇蕭何徐庶人雖異其言而朝廷不能果于信用使功業不大見于世時論惜之然歷守河北邊要諸州及繼領兵鈐安撫之任朝廷以北事倚

公其重如此則其馭邊經遠之術用于時者可勝載哉公於民政專以仁惠為本北人被公之化者至今歌思之所著皇王治統文武經緯太平助化策儒將前議兵機總要周易化源圖總名之為閫外書行于世公四娶陶氏丹陽縣君邊氏末及封韓氏長安縣君皆以淑行柔德宗黨賢之並先公而亡馬氏今封京兆郡君追往撫孤義隆慈篤子八人損巽賁震蒙大理寺丞皆早世復前權撫州軍事判官天性孝謹治父學善議論漸蔡

州平輿縣令渙西頭供奉官皆自樹立志興其宗女二人長適兵部員外郎王田次適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趙及孫男八人孫女九人至和元年十月十九日漸渙舉公及三夫人之喪葬于河南縣縣南鄉某原前葬復泣來請銘歸而暴卒公余姊壻也旣悉其生平出處大節又感復勤孝而死於義當銘銘曰

天下之難　莫如用兵　國之安危　士之死生

公得之神　學而易明　時果吾用　功其決成

意公之策　大疑小行　志卒不遂　歸老于鄉

昔遇真皇　言從計聽　儲副之議　發于至誠

惟天所錫　壽考安榮　諸子皆孝　力事所塋

山東而安　伊西而清　此藏公骨　不藏公名

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禄少卿孫公墓

誌銘

公諱侑字有可祖先汝陽人家世儒學自唐以來為冠

冕名族曾祖真祖鎰生五代閒恬晦不仕父庸太祖朝

上書言當世大務擢補開封掾終殿中丞贈刑部尚書
尚書徙居潁川令為潁川人尚書深古學聚書數千卷
以教諸子長子何次子僅遂以文學有大名公為少子
獨倜儻任俠好擊劒習兵法慕古人立大功奇節始未
肯勤閱父書曁二兄舉進士繼為天下第一於是刻意
為學而天性警抜不數年能踵二兄之業咸平三年復
一上中進士第時契丹尚擾北邊赴調者皆擇官東南
以自便公獨請補威虜軍判官龔乗時自奮以見功業

巳而契丹講和公志不就再調虢州軍事推官用知巳
薦授大理寺丞知同州白水縣次攺開封府封丘縣真
宗幸亳三司使丁謂爲頓遞使表公知襄邑縣駕還職
辦特轉殿中丞遷太常博士文惠王公隨出知應天府
辟公通判府事王公政尚寬易而公以嚴決濟之庶務
稱治天禧元年八月十一日以疾卒時年四十六公性
闊達持重然每聞人之善喜如巳出見非義者甚於世
仇處身至廉而輕財好施及亡幾無以爲葬具士以此

稱服之所莅郡邑強明而不苛吏民畏愛焉夫一盛一
衰其天道之常乎當淳化咸平中公二兄連舉冠多士
而公次舉復登科天下聳慕皆目孫氏為大小狀元家
至于父兄之訓子弟必舉孫氏以為勸唯恨其不及也
不二十年間公與二兄相繼而亡而公二兄之後今衰
繭不振僅存嗣續獨公子周為比部員外郎知洺州端
介有吏幹諸孫皆謹厚嚮學天顧孫氏而俾復興者其
公之裔乎公娶韓氏柔順有賢德比部登朝累贈公先

祿少卿母夫人追封陳留縣太君男二人長曰咸終太子中舍次比部也女四人長適彬州軍事判官姜蕘次適大理寺丞楚元卿次二人幼為尼孫男五人孫女五人以至和元年十月七日葬於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上官里先尚書之墓次將葬比部以書來告曰周不幸少而孤先君行已在官之迹十不能記一二得舅撫大槩以銘之斯不朽矣銘曰

猗公之為　超然遠馳　始慕古人　功名自期

志兮可尚　逢也非時　卒繼伯仲　以文發基

試才郡邑　吏惴民熙　壽嗇于天　用不大施

惟公之宗　始盛中衰　衰而復興　在公本支

在子能孝　卜兆符龜　祔公先塋　神兮安之

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贈遂州觀察使張公墓

誌銘

故贈遂州觀察使張公亢之將葬也諸孤具公之官次

與平生之施為泣來告曰公曩帥西邊我先子實備將

佐其忘身扞寇勤苦百為固不待疏列而公知之詳矣昔种侯世衡事范文正公宣力環延及其亡也文正親為文以誌其墓蓋悉其故吏之勞書之所以為勸也我先子之事其著如此公忍遺而不書哉予哀其誠而義不可以辭故為之叙曰公字公壽其先濮州臨濮人曽祖裕恬晦不仕祖居實鄂州嘉魚令父餘慶太子右賛善大夫贈吏部尚書逮嘉魚葬于宋故今為宋人公少磊落有大志博學能文之外喜讀諸家兵法常慕古大

夫立奇功偉節以震暴於當世不為拘儒齪齪之行始
冠中天禧三年甲科任廣安軍判官滿歲再調應天府
推官南都地素卑民苦水患公為治白沙石梁二渠壅
者悉通而田以歲穫本道轉運使上其狀就改大理寺
丞知南京留守判官事府尹晏元獻公性方嚴少許可
獨知公府事無鉅細皆以屬之而無不集者轉殿中丞
應李文定公辟簽書西京留守判官事籍田恩遷太常
博士改屯田員外郎從通判環州未行改鎮戎軍公素

負膽畧既得貳邊政於戎事益以究習揣知元昊性凶殘喜誅殺勢必難制上書請先為之備又論西北二垂攻守大計其言深切較著前後章數十上於是天子知公有將帥之材數欲用之會丁母憂去職未幾契丹聚兵幽涿北邊揺動乃擢公為北京使知安肅軍事詔趣之任公不得已而起召對便坐公奏曰契丹被先帝大恩歲享金繒之賜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反疑為中國所窺故為此耳不足慮也萬一背約臣請擐甲為諸軍

先上壯而遣之公至則務廣恩信前為防之過者盡以撤去而虜卒無他還莊宅使徙瀛州事寶元初元昊果反上記公言亟改右騏驥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知渭州事涇原當寇之衝而地殊坦平在四路中其責尤重公守備嚴密軍政修舉賊度不可犯乃會兵入鄜延大將劉平石元孫輕薄其鋒俱為賊所擒關内大震乃以公領忠州刺史充鄜延路鈐轄兼知鄜州事未幾改西上閤門使充本路都鈐轄駐于延州時范文正公帥延

以國士待公凡深謀大議公必預焉慶歷元年秋賊入麟府陷豐州破麟府之間諸堡寨圍府州事聞乃命公為并代都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賊攻城幾旬日不能下引大兵出境而留軍屯府北之瑠璃堡時縱遊騎四鈔二州閉壘不敢出人情大恐公自受命晝夜馳至府城下城中尚不敢啟關公出所授勑示之而呼曰我新張軍馬也衆心始安乃啟關公入即大啟諸所塞門縱民出入視禁旅尚數千人皆奔北之餘股栗無鬬

志公乃募執役下軍之敢戰者得數百人使擊賊至暮爭持賊首以獻公躬自犒奬取錦袍以衣之大夸于城中連數日皆獲賊如前賞於是禁旅悉慙而奮曰我輩豈不如彼下軍者願出效死公度其可使即命擊瑠璃之賊衆馳至賊堡大破之斬首二百餘級餘皆奔去獲牛馬槖駞以千數公盡以賞所獲者軍始復振然自府餉麟非兵衛不敢進二年正月麟之郊賞至上遣中使督公護送賊果出鈔奪不能得乃聚兵數萬邀歸路公

回至栢子寨遇之時衆不滿三千公激之曰汝輩皆陷死地能前鬭則生不然則盡死於是士皆感動爭奮會天大風公乘順風以擊賊賊遂大亂斬首六百餘級賊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勝計軍益大振乃修復二州之間賊所破堡寨有寧遠寨者据麟府之中最號險要逮興役賊出兵爭之公命虎翼軍執萬勝軍旗幟為陣以挑賊賊素知萬勝新軍之罷軟者果輕犯之而虎翼軍萬弩齊發短兵繼前公又遣驍將出賊後以夾攻之賊

遂奔潰斬首二千餘級賊自此不敢復出葢不踰月而
五寨立二州始通公復奏曰今五寨所通麟府往來之
一徑耳旁皆空曠無所阻若更增並邊諸柵以相維衛
則蕃漢之戶可歸而河外安矣議未下而契丹渝盟河
朔大警朝廷命王德用為定帥楊崇勳為鎮帥而以公
領果州團練使為瀛帥王楊皆位兼將相而公以才望
參其任時論偉之居數月契丹再議通好元昊入涇原
大將葛懷敏禦戰死之關內復大震改公四方館使充

涇原路經畧安撫招討等使本路都總管兼知渭州事公酉時受詔戌時上道及至渭賊去方數日四野一空瘡痍滿城編户屬羌皆逃散失業公盡慮經制殆忘寢食曽未數月境内以完逮鄭公戩來帥四路與公處事不相合朝廷知其不能容乃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兼經略招討副使而御史梁堅復擿公細故論之于朝遂起獄邠州窮治數月不能得公大過猶奪引進使充本路鈐轄居無何夏人與契丹有隙大戰黄河外時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被詔宣撫河東以備之復還公引進使為并代路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公至河外親按形勢利害以為不增廣堡寨則河外終不安乃奏用公前議仍以公總其事詔可之經略使明公鎬以謀不出于帥府極奏言其不可又屢以文移沮止之公執不聽興作如初不踰時而諸寨成乃自劾違經略使節制上知其利置而不問凡建寨十四於是蕃漢歸者數千户歲減戍兵萬人省轉輸萬萬計敵

不敢窺邊而河外遂無虞久之復徙為高陽關路副都
總管兼知瀛州事瀛城小而民衆邊有警則自外至者
無所容公奏廣東南關與大城接民大喜爭出貲以助
費時夏文莊公留守北都兼河北路安撫使以公嘗在
西邊不附己因奏曰今與敵和而廣城不可復命公止
其役公曰當俟報不可止城幾就詔領眉州防禦使復
帥涇原而瀛城後人卒成之衆論為便時渭軍郊恩有
賜帛庫中所有物良而估直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直

高公乃命增損其直而使兩均之以便請者轉運使乃奏公擅減三司賞給之價夏公時在樞密院公遂坐此奪所領防禦使降知磁州事御史宋禧不知其詳又疏公向以庫銀假牙吏市易得利而歸已今責尚輕於是又奪公引進使為右領軍衛大將軍知壽州事其後三司所給諸路軍賜率得更平其估而陝西轉運使又奏公向假庫銀利悉以資牙校而非公自取也公既無名被貶不出一言以自辨但以徙內地不當享俸願復臺

省舊官退治僻郡乃改將作監知和州事坐所舉官累徙知筠州事始赴上召還復為引進使領果州團練使入朝復眉州防禦使充真定府路副都總管明堂恩遷客省使初公督役河外暴露原野為大寒所中得足疾久之方愈至是復作求解兵任改知衛州事徙知懷州事出視河防與隣州守相遇於境上監司以為言徙鈐轄曹州改河陽兵馬總管公辭以疾願還朝籍授祕書監未幾復為客省使充徐州總管領防禦如故嘉祐六

年六月二十九日以疾卒時年六十三御史中丞王公

噂上言張某有再造麟府之功不加褒恤無以勸天下

上亦惻然思其勞故優贈以官非常典也公氣貌魁傑

襟懷擴然無貴賤一以誠接之御軍雖嚴明而人悅其

平恕故每臨敵士皆願奮而投死未甞少挫涇原屬羌

感公恩信凡易地必遮道匍匐號泣請留公移日不能

去麟府蕃漢之民幾萬戶得骨肉相保生業完復荷公

之德最深聞公之喪皆拊膺慟哭曰亡吾父矣往往繪

公像祠之而至今不敢斥其姓唯呼之曰閤使公重義輕財出於天性赴人之急殊無愛惜在邊賞犒軍士牛酒必豐公帑不充則傾家槖以濟之内外親族貧無以資者必分俸周給故忌嫉之人緣公好施多組織疑似相擠陷而屢遭謫官然公乃怡然未嘗慼慼于懷也嗚呼公文武之材可謂著矣自二垂有警西之急則自北而西北之急則自西而北當倉卒之際未嘗不首被選任公以忠義自許不顧險艱卒能成卓然之功向之處

公麾下如狄青王信輩皆積小勞而膺大任者不可勝
數而公蹇而不偶徘徊于橫班者幾二十年及其病也
則又彈射遷逐曽不得有少安之地悲夫然仕患有聲
而無實果有其實也雖見抑於生前必蒙榮於身後茲
公所以膺顯贈信前烈傳諸信史為不可泯之光耀識
者之辨孰得孰失公初娶尚氏封壽陽縣君再娶侍其
氏封樂安縣君子男九人杰西頭供奉官樵信州軍事
推官黷右侍禁焄左侍禁烝右侍禁煦徐州滕縣主簿

烈左班殿直儻試祕書省校書郎黙早夭杰樵烈皆先
公而亡女四人長適殿中丞趙約之次適著作佐郎高
士綸次適太原府陽曲縣主簿滎咨道次在室八年十
月十八日其姪三司户部副使壽與公之諸孤舉公與
夫人尚氏之喪葬於宋城縣長樂鄉之清溝里其銘曰
惟人之禀　固罕兼備　志于大者　或遺其細
故昔任人　必隨以器　小不之疵　衆長參治
騏驥在絆　責以千里　欲馳而蹶　咎則誰致

稱善御者　夫豈如是　噫猶公兮　用終不旣

故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工部郎中杜公墓誌銘

公諱起字齊賢其先京兆杜陵人曽祖合唐末徙家蜀郡成都縣祖祚皆以世亂不仕父崇幼以文行稱值孟氏據蜀恥就僞禄乾徳三年太祖平兩川乃盡室來京師未幾以疾亡公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公倜儻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書舉進士兩上不中第常謂人曰大丈夫當學文武之道立大功以

取貴仕章句篆刻不足為也景德初契丹犯塞真宗皇帝議親征將幸澶淵公曰此吾時也乃攜所著禦戎策詣闕以獻大抵舉漢唐制防之失以質當今之宜且言契丹可屈之狀上覽而奇之翌日以褐衣詔對便殿公又面進十奇陳河北用兵形勢上大嗟賞將試以官且問其欲公以母老寓居壽州之壽春縣願便於就養於是特賜進士第授壽春縣主簿以榮之公至縣屬歲大歉乃出家財犒親舊盡率其贏以哺飢者為諸縣倡旁

邑豪聞風始競納粟民頼以濟郡守周公緈表稱其能
自以為不及公繇是益知名再調越州山隂尉滿歳補
舒州望江令縣之丁版自李氏納土五十年間數登耗
增其賦亡者不除籍民甚苦之而不敢訴公以非國家
意悉蠲除之又以大水害民田流殍者衆即發縣廩以
賑民既而白州自劾其專州將媿而不敢詰逺近稱之
秩滿授静江軍節度推官丁太夫人梁氏憂去職服除
用文靜吕公夷簡薦章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蘄州蘄

春縣事在縣疏治壞塘溉田數千頃民感其惠縣有唐
史君杜公生祠乃圖公像於廟而配食焉今上即位遷
祕書丞賜五品服尋以謀葬壽春請換近邑徙知濠州
定遠縣事俄轉太常博士通判興元府事代還進秩尚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宿州事嘗與郡守因議事不相合
時章獻皇后臨朝中貴人過郡知而奏之乃與郡守兩
得罪公即授海州監稅明道改元以恩遷尚書都官員
外郎通判信州事途次杭州覽湖山之勝喜謂家人曰

吾得終焉之所矣亟上章請老未報感疾終于杭州之碧波亭享年七十二公素負器業以功名自許當草澤賜對之辰首乞復有唐識洞韜略等科以拔異材後卒施用罷山陰又上書言和戎之利不可以恃而安也願益講武備為長轡遠馭之策會時方承平不克伸其志乃屈於郡縣之治故其善政遺愛及民者多矣昔漢文歎李廣之才以謂當高祖世萬户侯豈足道哉其命也夫公娶楊氏故禮部尚書昭儉之孫殿中丞正之女累

封永安縣君事夫治家動有法度後公再月而亡子昉
博學能政初叙公致政恩補郊社齋郎今為太子中舍
女三人長適進士穆震次適左侍禁閤門祗候王中立
次適屯田員外郎于房孫五人曰偉中進士乙科泉州
清溪縣尉曰儀郊社齋郎曰僎曰伾曰偕悉舉進士中
舍君登朝贈公工部郎中夫人追封天水縣太君皇祐
三年八月六日中舍君自杭舉公與夫人之喪歸壽州
以十一月二十五日葬于壽春縣仙鄉張直村從先屯

田之兆葬之前中舍君具述先烈請銘其實予以友壻之分義不可讓乃為銘曰

嗚呼杜公何材業之備兮位則不充豈所蘊者大兮不時之逢著其事於官政兮挹循吏之高風有子克家兮命則考終慶流厥後兮與休聲而曷窮

故將作監丞通判陜府張君墓誌銘

景祐元年春三月十八日上御崇政殿親試天下所貢士命近臣較其文而以張君唐卿為之冠越八日上復

臨軒賜君第一人及第君素以文行為東州士人所稱
又鄉舉與禮部試俱在高等及春榜下衆論翕然以為
得人君時集同榜諸進士于相國佛舍處凡動作無一
不如宜者故雖宿儒舊學當世知名之士無不瞻企歎
伏甘處其下曰得狀元者如此吾榜之光矣釋褐授將
作監丞通判陜府事君才敏識高於吏事無不通達佐
府未數月治聲四出時雨水害民田君為親按屬縣得
民可蠲其賦者十九遂以狀白轉運使而轉運使尚欲

裒取不肯如君言君即抗疏陳其事詔從之又民有孀母再適人而死及葬父而痛母之不得祔于其尊也乃從繼父壙中盜母之喪而歸與父同瘞焉事敗時君權府事有司請論如法君曰是特知有孝耳乃可以常法斷之邪遂杖而釋之然後具其事以聞朝廷是之其恤物平刑多此類也四年春丁父憂去職君天性純孝自訃至晝夜號慟不絶聲聞者爲之感愴終以哀毀過甚踰月得疾嘔血而卒年二十八三月二十五日也君字

希元青州人娶王氏都官員外郎告之女生一女後君一年不育曾祖昂贈職方郎中祖從贈祕書少監父思終太常博士贈度支員外郎母王氏贈長壽縣太君君幼聰悟喜讀書不與諸兒相戲狎方十歲則語默有常節家人僕隷率不敢以童子待及長耽玩經史殆忘寢食每文章之出遠近為之傳誦與石守道游最相知守道甞有書遺之曰他日主吾道者希元也天聖中余通判淄州君時年十七自青州持書來訪余觀其文雄富

老重殊不類少年者所為亟加禮接之自是余嘗謂人曰張某必取高科有盛名於天下君之親友往往記余言以為知人文正范公亦知君為深常與余評論人物喟然謂余曰凡布衣應科舉得試殿廷下必婉辭過謹以求中格人情之常也而張某者為積善成德論獨言切規諫冀以感寤人主立朝可知矣使今而在必以直道為一時名臣其推重如此弟秘書丞唐民雋警有文知名于世丁仁壽憂雖家甚貧而力謀舉父母與諸兄

之喪以嘉祐四年春歸葬鄉里將葬以書來告曰公知監丞兄之深者願得公文以誌其墓乃為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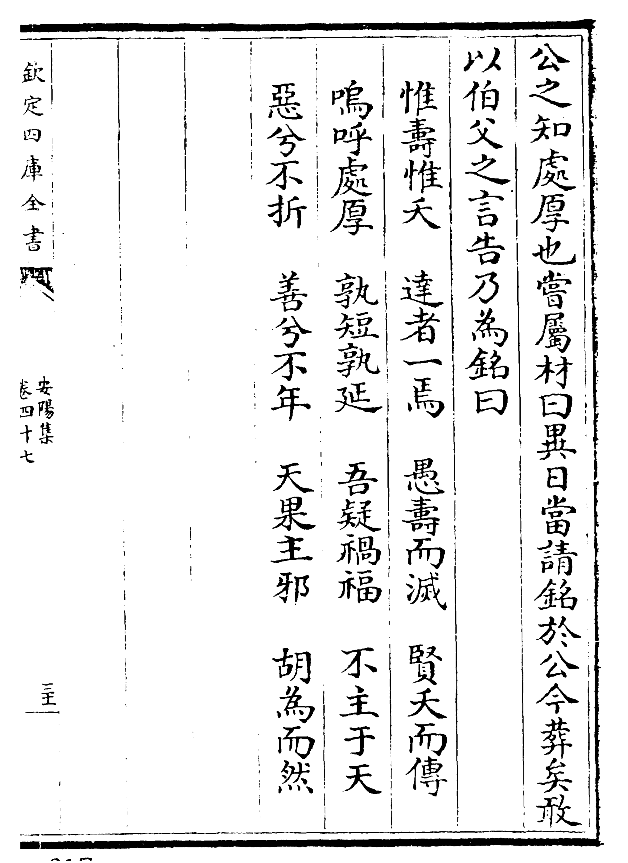
嗚呼希元　天地之久　人生其間　百年一瞬
何較聃顏　唯得令名　猶穹壤然　亘千萬世
不隕不騫　君得之矣　夫何恨焉　余為斯銘
不愧其傳　嗚呼希元

故河南尹君墓誌銘

河南尹君名朴字處厚師魯之長子也幼博學能文通

春秋知古今議論根蔕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竦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師魯高文大節當世師仰居家未嘗不以古聖賢之道誨其子弟故處厚不獨天性超絶以承父之教薰炙漸漬而至于大成焉嘗一舉進士誤為有司所絀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邪師魯勉以應制舉於是所記益廣所學益深師魯每歎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慶歴中余與今樞密副使田公元均奉詔宣撫陝西時搢紳草澤上書以方

略言者數百人余請田公第其高下而獨取布衣趙仁濟者為第一然怪其所論特奇疑非仁濟言既而知處厚代為之田公驚而謂余曰尹氏有子矣尹氏有子矣自是余常稱於公卿間謂其學必能繼師魯其才必為朝廷所用不幸年二十五而亡良可哀已師魯諱洙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以讒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未起而卒處厚娶王氏再娶宗氏一男曰煥一女尚幼處厚將從師魯之喪葬于緱氏也其從弟材來告曰伯父以



公之知處厚也嘗屬材曰異日當請銘於公今葬矣敢以伯父之言告乃為銘曰

惟壽惟天　達者一焉　愚壽而滅　賢夭而傳

嗚呼處厚　孰短孰延　吾疑禍福　不主于天

惡兮不折　善兮不年　天果主邪　胡為而然

安陽集卷四十七